

蜻蜓点水

戴达

我的第一本书是1992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诗集《与情人节跳舞》，诗评家燎原作序《洞箫：家园的感伤与书斋的纯净》。诗是写给成人看的，譬如《生命赋》：“人是大自然最绿最绿的叶子/太阳与人的光合作用/孕育出天地最初的痛苦。”两年后，即1994年，我的第一本长篇童话《吹牛大王》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此举标志着我的文学创作的转身，即从成人文学创作转入儿童文学创作。

我写了十多部长篇童话，其中份量较重的是1994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幻想大王》。颇有戏剧性的是，责编杨群将我的26万字书稿交付印刷厂后即跳槽北京国安足球队当领队去了，但慧眼独具的杨群却将他用诗歌形式写就的内容提要永远留在

了初版扉页——

一个酷爱幻想的孩子
在一个夜晚
走进了一座古老的大钟
这座老钟居然——
把他带进了一个奇异的世界
怎么你也想进去看看吗
责编的临阵缺席，令作者一直不知道书的出版。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我在上海四川路的工具书店看到了这本书。书的封面由沈苑设计，在我看来极佳：一座古色古香的老钟悬荡空中，老钟上方，一个戴着幽默帽子的小男孩跳跃在云端，另一位同样戴着幽默帽子的小男孩正从空中飞入钟内。老钟的下方，一只虎斑猫正从广袤的原野跃过。远方，炊烟袅袅……

我立即致函出版社要书，不料被

告知此书已经售罄，只给我三本，以致后来许多网友辗转打听到我的通联地址或电子邮箱，来信向我要书，我也只能无奈婉拒。

我的短篇童话精华冠以《月光梯子》和《会唱歌的鱼》的书名，分别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这是两家有学术意味的出版社，而我的童话，追求文化味，交由他们操作，正合我意。其中，《会唱歌的鱼》，忝列“新中国成立70周年原创儿童文学献礼”丛书，书名其实是我的一首诗的诗名，借之以传心境——

没有人听到过鱼的优美歌声，
银色的月亮听见了，
想请鱼上天唱歌，
就把整整一条河抱在了怀中。
鱼在浸满银色月光的河中游；

浸满银色月光的河在夜空流。
从此，天上有了一条银河。
移居天空的鱼，
在银河吟唱思乡的歌谣，
一颗颗音符像吹泡泡从嘴里吐出——那是星星，
夜夜遥看大地的星星。

2016年3月5日，我开设微信公众号“戴达童心树”，每天上传一首原创童诗，迄今已达1500多首。此举勾勒我的儿童文学创作的最新轨迹，即从童话转入童诗创作。

童诗创作于我而言，并不是由此开始。早在2013年，上海市作协和嘉定区文联为包括我在内的嘉定三位儿童文学作家举办了作品研讨会。我所敬重的圣野老师，委托时任市作协儿委会副主任刘保法，宣读他对我童诗

表示赞赏的题为《欣赏一株童心树》的发言稿。此文发表在2013年7月5日《文汇报》。但真正全身心地投入，的确是我开设微信公众号的那一年。

2017年，吉林美术出版社推出收录了我111首童诗的诗集《鳄鱼和月亮》。诗集获当年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年度作品奖励。去年7月，文汇出版社推出了我的《我用一朵花敲钟——给孩子的诗251首》，每一首诗还附上百字左右的自评。去年9月23日，圣野老师的女婿、童诗翻译家陈发根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圣野老师说，戴达的这本诗集写得不错，是哲理性的，我们与戴达打交道是处于中国文化艺术的顶峰！”我报之以表情——10朵玫瑰。

如果说儿童文学是浩瀚的湖，我就是一只点水蜻蜓。

岁月留影

童年的夏天

雷霆万钧

烈日当空，知了鸣叫，宣告着夏天已登场。我的思绪也随即回到童年时的夏天，那个没有空调、网络却充满快乐的年代……

童年的夏天，最消暑、最钟情的活动，当然是游泳。我家就住在一条大河尽头的岸边。河宽约50米，水质清澈，河床是细沙，站在浅水处，脚感十分舒服。

一到下午5点左右，孩子们就急不可耐地跳下水，河面激起一朵朵欢乐的浪花。说是游泳，其实就是玩水。打水仗、潜水比赛、水中翻跟头，甚至在沙滩上打滚，全身沾满沙子再扑到水中，不亦乐乎。不善游泳的，套上一个橡皮圈，在靠近岸边的水中闹腾；水性好的游向河中间，时而仰泳，时而蛙泳……一直玩到6点多，颇有些精疲力尽，才意犹未尽地上岸回家。

白天的炎热，在尽情的玩乐中，被抛在脑后。而夜晚的乘凉，也是那时夏天最大的特色。

夜幕降临，家家户户在门前的空地上泼一些水，再搬出竹床竹椅，摇着蒲扇，享受一天之中最轻松的时光。小孩们则在一边听大人们聊天、讲故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等，虽然讲得并不专业，但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也会抓上几只萤火虫，或仰望星空，辨认哪颗是牵牛星织女星、哪颗是北斗星。后来，随着电视机的普及，有的人家会把电视机搬到室外，看

电视就成了乘凉的主要内容。当然，如果恰逢公社放映露天电影，那就是夏夜难得的精神盛宴。

除此之外，印象最深的，便是夏日里的美味了。最普遍、最大众化的，当属西瓜了。西瓜买回家后，往往先在水里浸泡几小时，若用井水则更佳。待到切开西瓜，大红的瓜瓤、乌黑的瓜籽，散发着特有的清香，带着井水天然冰爽，吃进嘴里，暑气全消。

还有用仙人掌煎汁做成的凉粉，黑色透明、呈水晶状，加一点白糖，滑溜爽口，老少皆宜。那时候，经常有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售卖凉粉，几分钱就可买一碗。

当然，最诱人的，还属冰棒。卖冰棒的小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固定着一个木箱，一边骑一边吆喝“卖冰棒了”。每当小贩停下自行车，就有一群孩子围上来，眼巴巴地看着他掀开箱子里的棉被，拿出冒着冷气的冰棒……尽管那时冰棒的品种与口味都很单一，但是大热天能吃上一根，那也是莫大的享受。

光阴倏忽而过，童年一去不返。

作家席慕容曾说过，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当年物质生活条件相对简单，人们避暑度夏的方式远非今日可比，但那些童年往事，在我的眼里永远是最美的时光，如同一件金色的古董，拂去岁月的尘埃，依然熠熠闪亮。



识得花香 杨继仁/摄

小暑黄鳝赛人参

吴建

黄鳝，又叫鳝鱼、长鱼。小暑时节，黄鳝体壮而肥，肉嫩鲜美，营养丰富，滋补作用最强，故民间有“小暑黄鳝赛人参”之说。

黄鳝是一种野生穴居鱼，长年生活在池塘、沟渠、稻田田埂边。小时候，每年盛夏时节，我都要和左邻右舍的孩子到田埂边去捉黄鳝。捉黄鳝的工具很简单：一根二三尺长的竹竿竿头，系四五尺长的细塑料线，再挖半罐泥蚯蚓。正午，正是太阳高照大地时，我们穿着短裤，光着脚丫，提着小木桶和竹竿，一路搜寻。我看到有个漏水的洞口，立即在弯钩上穿上蚯蚓，把线慢慢放入洞口约一寸处，稍待片刻，钓线轻轻晃动，就可以提竿了。

在乡间，捉黄鳝还有另一种方法——放笼子，通常都是大人做的。我父亲心灵手巧，他用带有倒刺的竹篾编织成高30-40厘米、直径15厘米左右、两端较细的竹笼，底口封闭，上口敞开。他还在笼的下端编上几根薄竹

片，形成倒须的小口，使黄鳝能自由地从外边钻入，而不能退出笼外。捕捉前，他用活蚯蚓与草木灰拌合成诱饵，取少量装入饵筒中，再将其插入诱笼，同时用木塞塞紧笼口。

每天傍晚，父亲将笼子放入池边或稻田，用力下压入泥3-5厘米。第二天凌晨收笼，每次能捕2至4公斤黄鳝。捕到的黄鳝，大多被父亲拿到市场卖掉，有时也会留一两条给我们解解馋。

远在两千年前，我国就已经把黄鳝列入食谱之中，不少文人墨客更是对黄鳝大加赞赏，如唐代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中，有“杂药多割鳝，和黍半蒸菰”之句。清人黄家驥在《湘江竹枝词》中也留有“菹菜鳝鱼新产出，桃进春城价更高”的吟咏。相传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尝到一道嫩甜鲜美的菜肴，问是何菜，主人答：“游龙戏金钱。”游龙，即黄鳝的别称。此后，黄鳝身价百倍，年年进贡。

随想录

一院清凉

宫风华

清代一位文士在《清闲供》中写夏日雅事：“夏时，晨起芟荷为衣，傍花树吸露润肺……午后，剥椰子盏，浮瓜沉李，捣莲花饮碧芳酒，日晡，浴罢温泉，擢小舟，垂钓于古藤曲水边，薄暮，择冠蒲扇立层岗，看火云变观。”一种恬静安谧在心头流淌。

栖居小城，溽暑夏日，市声聒噪，楼影密匝，心中浮现波光帆影、烟柳农舍。一有闲暇，我便回家小坐，看望母亲。暮色里，聆听农人荷锄而归的谈笑，村童唤羊吆牛声，亲情萦绕胸臆。

古旧小院，树木光影如残雪，漏透而清凉，一片幽微情趣。暮色清凉而欢悦。院里填满鸟雀的喧闹和阳光的绚烂。夏日燥热，荷风轻飏，草香氤氲，菰蒲凝绿，蜻蜓沾花，其间把盏品茗觅清凉，每每进入“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诗化境界。

院里有口老井。木桶撞击井壁，声音空洞久远，有丝竹管弦之韵。碎砖堆砌的花圃里，栀子清芬，凤仙妖娆，靡芜散香，扑入衣袂。农具挂在檐口，昭示稼穡艰难。屋顶上，瓦松摇曳，瓦上生雨烟。

小村院院相通，鸡犬相闻，青砖黛

瓦，水映屋脊。有耄耋老者和垂髫少年，就着桑木桌看闲书、下象棋、糊纸鸢。如入北宋范宽之画境。

荷花盛开，菱盘泻绿，河鲜泼刺，叠翠涌波，层层远去，那种清幽雅致的水香，耐人寻味。青苇女子采菱采桑，采撷浓酽的乡情，弥漫着古典意蕴和浪漫风情。令人心旷神怡。

瓜棚豆架，夕光濡染，读明清小品，内心一片波光潋滟。纸围屏风，竹床石枕，一卷诗书，倚枕而读。轻啜清茶，心如幽潭，脾胆魂魄皆冰雪，清凉之气漾出心底，品出悠悠夏韵和禅意人生。时时走进王维“漱流复濯足，前对钓鱼翁”的闲逸里。

犹记儿时院中纳凉场景，不禁莞尔。每至黄昏，我们便拎几桶井水浇向院中皴裂的土地，细烟升腾。鸡鸭拍着翅膀慌忙躲避。然后搬出柳条凳，搭上竹床或木板。有时也会支上麻布帐子。井拔凉水，散发乡土气息的沁凉和甜津直抵肺腑。

晚风清凉，家人围坐，嚼青螺，啃西瓜，嚼浆饼，其乐融融。西瓜在井水里浸泡过，沁凉爽口。此种情趣，正如汪曾祺笔下所叙：西瓜以绳络悬之井

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我们速来蜻蜓放进蚊帐，蚊子被蜻蜓追得无处躲藏，束手就擒。或者把玩着装有流萤的玻璃瓶，轮流讲着鬼怪故事。伴随蛙鼓虫鸣，我们的梦境如天边一抹清远的月色。

汪曾祺说：夏日的黄昏，就着猪头肉喝二两酒，拎个马扎趑摸到一个荫凉树下纳凉，该是人生莫大的享受。我在老家，喜欢黄昏里邀二三伙伴，院中小酌，把酒话桑麻。清风明月相伴，蛙鼓虫鸣萦耳，杯盘狼藉，“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我喜欢到门前小桥上纳凉。吹荷风，听蛙鸣，沐月光，怀古今，愉悦而清凉。流水和桥影依旧，湮没了许多人和事，令人心有戚戚焉。桥上纳凉人少，也有几位老农捧着饭碗，边吃边聊。我和他们拉家常，谈农事。月光映水，迷离闪烁，恍入梦境。

心远地自偏，心静自然凉。人们享受着空调电风怡人的凉爽，却少了乡风民情的濡染、菱荷菰蒲的滋润。去乡下小院觅清凉，守一份淡然，伴一缕乡愁，夏日诗意而从容。